

第一件差事

陳映真





遠景文學叢書43

一九六六年以後，契訶夫式的憂悵消失了。嘲諷和現實主義取代了過去長時期來的感傷和力竭、自憐的情緒。理智的凝視代替了感情的反撥；冷靜的、現實主義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義的發抒。當陳映真開始嘲弄，開始用理智去凝視的時候，他停止了滿懷悲忿、挫辱和感傷去和他所處的世界對決。他學會了站立在更高的次元，更冷靜、更客觀、從而更加深入地解析他周遭的事物。

陳映真，台北板橋市人。十年前已經是名滿中外的小說家。陳映真封筆了七年，「第一件差事」和「將軍族」這兩本小說集都是他七年前的精心傑作。

陳映眞

第一件差事

第一件差事

遠景文學叢書 A 43

著者	陳映真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 36—575 號信箱 郵撥：0765255—8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 71 號四樓 電話：(02) 741—6400
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29 號 電話：(02) 752—4608
香港總代理	田園書屋 九龍西洋菜街 56 號二樓
印刷所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800 號
裝訂	燎興裝訂有限公司 台北市赤峰街 77 巷 7 號之 1
定價	新台幣 100 元 港幣 25 元
初版	中華民國 64 年 10 月
十版	中華民國 76 年 10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四版自序

陳映真

收集在這個集子裡的，除了「兀自照耀着的太陽」發表在「現代文學」而外，其他的都正好是發表在民國五十五年到五十七年間的「文學季刊」上的。六〇年代的後半，正是光復以後在臺灣成長的新一代作家，不論在思想上、藝術上趨向于成熟的時代。「文學季刊」，便在這樣的時代，為這些作家提供了發表作品和互相激勵的園地。

和這許多富於才華和熱情的作家共事的三年，一直是溫暖人心的，難於忘懷的經驗。當然，主編謝天驄兄為人的誠摯，對同人的包容和熱情，無疑是凝結這許多性情殊異的作家的重要因素。

之一。

六〇年代的後期，是本省的經濟開始大幅度發展的時代。一九六五年，美援完成了安定本省的政治和社會，創造一個具有購買力和生產能力的商品和勞動市場的任務。此後，美國和日本以投資、銀行的設置、技術知識和機械等的對臺輸入，在我國國民經濟中，構成一個重要的組織部門，而在世界性景氣中帶動和發展了我國的經濟。

在這個社會發展階段中，青年一代的作家所關切的，是和外來經濟力量在社會上的影響相應的外來文化對我們自己文化的沖擊所造成的自我認同的喪失。於是作家的眼光從我們逐漸被國際商品所「國際化」的都市移開，以關切的眼光，去注視民族生活最後的據點——鄉村。在那裡，都市的、工商業的、國際性的經濟和文化的強大影響力，正在向着不知所措的、無抵抗的鄉村，伸出巨靈之爪。描寫這種結構變革期的鄉村人的困境、尊嚴、悲傷和希望的，被不適當地稱為「鄉土文學」的優秀的小說，便發表在這時期的「文學季刊」上。

西方化、「國際」化的潮流下自我認同的喪失的問題，表現在城市知識份子的生活中，是一片「崇洋媚外」的精神。對於這樣的精神，我也于不知不覺之間，或者竟于半知半覺之間，受了感染。幾篇我在這個時期寫成的「隨想」文中，夾雜着不少不必要的洋文，便是賴不掉的鐵證。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便也做了幾篇小說，嘲諷了包括我在內的知識份子。認識和實踐之間的複雜

和矛盾，竟有類此者。

然而，那時候，我的心中曾隱約地燃燒着對於未來的希望。我懷抱着那一盞希望的燈火，在當時一片淒人、窒人的闐寂和茫漠中，孤單地、却自以為充實地走來走去。

其後，我唐突地出了一趟遠門。客中的數年之後，我突然收到「文學季刊」斷而後振的延續：「文學季刊」。就在「文學」上，我首接故鄉中激動人心的消息。我于焉才知道：故鄉再也不不是素來的闐寂和茫漠。我聞見生處和鳥語的氣息。我忍着哽咽，讓熱淚歡喜地、感激地流下面頰，一邊讀着「文學」中這樣的警句：

「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何其幸運，

他遭受的挑戰如此之多！

他必須面對封建社會殘留的病根，和

帝國主義侵略中帶進的

殖民地流毒，

來矗立起自己作品中的中國基礎；

他必須面對中國民族的苦難，

• 事差件一第 •

從事反抗專制集權，和
恐怖政治的戰爭，
來建立自己作品的中國精神。

因此，

他不再是一個書齋中的作家，和
這個社會上的享現成者；

他必須走入社會，

剷除自私，

關心別人，而且要

不斷地在現實中學習，

學成爲一個

中國人。

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何其幸運，

他遭受的挑戰如此之多！」

和出門時同等唐突地，我安然、欣然地回來。一面是爲了經濟上的需要，一面是懷着對過去做一個總結的心情，把過去所做的小說，結成兩本集子。而其中的這「第一件差事」，即將四版，凡此都是始所不料的。過去在一個雜誌上常相聚結的朋友，爲着世務人事的倥傯，有了一些不小的變化，幾至於零散了。而最出人意表的寂寞，竟是一時還看不見應該新起的俊秀。將近兩年來的觀察，知道了故鄉有變，有不變。其已變的，不可謂不大；而其不變的，依然或者益爲闕寂和茫漠。新秀的不出，怕便是這不變或未變的闕寂和茫漠的一個部份罷。

因此，首時懷抱着一盞隱約的燈火而做的小說，於今即將四版而呈現於今日的青年之前，心中又不能無疑。對於局部的、已變的故鄉，這些小說尤見其無力和不徹底；而對於那未變的，急速物質化的故鄉，這些小說，怕也不能激起我當年欲要藉以激發的曠然的寂寞和恍然的反省罷。

然而，既然有較多的青年在長年的文學西化之餘，開始關切文學的民族歸屬性；關切文學的社會意義，關切臺灣在日本殖民地時代的抵抗文學，從而再評價、再認識之——總之，既然有較多的青年開始也懷抱着希望的時候，「第一件差事」的四版，或者可以讓于今也在茫漠中孤單地

、却自以爲充實地走來走去的朋友們，因爲認出一些陳舊的足跡，而在跋涉中增添一份小小的鼓舞，那麼，這再版便不止于多拿一次版稅罷。

是爲序。並藉以向讀者和出版者致以感謝的意思。

六十六年五月

序

尉天聰

陳映真有七年之久沒有作品發表了！現在他把七年前的作品結成「第一件差事」和「將軍族」兩本集子出版；對於目前沉寂的文壇，這也許會引起一番回顧和展望的作用。因此，重讀這些作品中止不住有一些感想產生出來，但這也只是個人的感想而已。

談到近十幾年來的臺灣小說，有人曾經把陳映真和白先勇作過對比，乍看起來，這種對比似乎不大恰當，但是，如果就他們小說中的人物而言，却也可以找出其中的聯貫性。白先勇筆下出現的，如顏元叔所說（見「白先勇的語言」），大多「是新舊交替時代的人物，是一些被時間遺

忘了的苟延殘喘的故事，是上流社會的衆生相（如「臺北人」），和那些人物流落國外的子孫的面貌（如「紐約客」）。對於他們來說，大陸時代的生活像是繁華一夢那樣，時時勾起他們的情懷。例如，在「遊園驚夢」那篇小說中，作者就如此地回憶當時的景象；那時：

梅園新村錢夫人宴客的款式怕不揀反了整個南京城，錢公館裡的酒席錢，「袁大頭」就用得罪過花啦的。早就替桂枝香請生日酒那天吧，梅園新村的公館裡一擺就是十枱，擺笛的是仙霓社裡的第一把笛子吳聲豪，大廚司却是花了十塊大洋特別從桃葉渡的綠柳居接來的。

而他們的子弟也就是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如「謫仙記」說：

她們四個人都是上海貴族中學中西女中的同班同學。四個人的家勢都差不多的顯赫，其中却以李彤家裡最有錢，李彤的父親官做得最大。那時她們在上海開舞會，總愛到李彤家虹橋路那幢別墅去。一來那幢德國式的別墅寬大堂皇，花園裡兩個大理石的噴水泉，在露天裡跳舞，泉水映着燈光，景緻非常華麗……。

甚至附庸於那個上流社會的人物，也有着他們難忘的過去。在「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中，舞女金

兆麗對臺北夜巴黎的童經理說：

我金兆麗在上海百樂門下海的時候，只怕你童某人連舞廳門檻還沒跨過呢。……好個沒見過世面的赤佬！左一個夜巴黎，右一個夜巴黎，說起來不好聽，百樂門裡那間廁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還寬敞些呢。

過去的一切是如此地令人懷念；相對的，似乎那些人物現在都已經淪落了。事實上並不如此。天母和仁愛路四段的豪華住宅，夜以繼日的聲色犬馬生活……在說明他們都還維持着一定的上流社會生活水平；只不過他們「有些天平開了頂，有些兩鬢添了霜」；而且有些人事上有了變遷。「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不管怎麼說，他們仍然是大家羨慕的一羣。然而，他們看不見那麼多人羨慕的眼神；於是他們只能活在自己的小天地裡，把一些微不足道的不如意當成世界上最嚴重的事，而感傷，而流涕，而哀傷以終老了。

陳映真筆下的人物，很多都跟白先勇筆下的人物相似。但是，或許因為他出身於一個家庭吧，那家庭是信仰宗教的，於是一種原罪的意識就使他對人們和自己的一切行為沉痛地作着宗教家一般的反省，這種反省使他不再把那些人物、那些事件孤立着去看，這樣，一些上流社會所呈現

在讀者眼前的便是另一個面貌了——

「奶奶的，」老秦說過：「奶奶的，一個真冷的天。可便在那大冷天裡，我們安師長把丟了半年的石家壘打回來了。」

「上面大帥真高興呵，便賞給我們安師長三年的稅。過了個半月，好，我們收稅去了。不料百姓們都睜着死牛眼，一個瘦莊長說：

「『稅，十年後的稅都完繳了！』」

「『誰繳了？』」

「『給打走的那個敵團長繳的。』」

老秦說着，竟笑了起來。

「奶——的。還有人把十年後的稅都吃了。」

「我們安師長說：

「『混帳東西！』」

「大大小小的事，也便只了這樣一句話。師長吩咐了，五天內來收稅，收不上來便槍斃你們這些百姓。」

「日子一到，安師長便派我繳糧收稅去。嘿，奶——的，你說怎麼了呢？整個村莊的人都逃個精光精光，一隻麻雀都沒剩下，嘿嘿，奶——」

.....

便在此時，我忽然的看見東院裡有幾個老媽子匆促地走動着，我便一下子飛竄到東院的柴房去。……我鑽進人羣中，看見馮姪嫂赫然吊在橫樑上，微微地搖擺着。

……早聽老媽子們耳語着說是二叔糟踏了伊。

——「文書」

就因為背負着如此的「過去」，所以那些人物的第二代的心中總有一層排遣不去的夢魘，而且這些夢魘像鬼魂一樣，一直腐蝕着他們的生活。例如「文書」中的安某，就一次又一次地在吊死在他家的佣人馮姪嫂身旁看到一隻對他怒目而視的黑貓，而且當他出身女工的妻子說起她那死在監牢中的哥哥時，另一隻怒目而視的黑貓又出現了，引得他同想到過去對犯人行刑的往事。後來，他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馮姪嫂等被害者的鬼魂。在精神恍惚中他開槍射擊，打死的竟是他心愛的妻子。

這樣的一夥人既然一再地揭痛他們的瘡疤，要他們彼此間結合在一塊也就極爲困難了。「文書」中的安某不能愛他的妻子，「第一件差事」中的胡心保無法贏得自家厨娘女兒的愛，而只能討一個長得像那個少女的婦人爲妻，都充份說明了這種悲劇性的掙扎。在京戲「梅龍鎮」裡，我們看到正德皇帝與他玩弄的弱女子李鳳姐的結合，也看到李鳳姐在往京師的路上被一座大佛像驚嚇得病死去。幾百年來，當一些人茶餘飯後陶醉在「江山美人」的旋律中時，相信必有更多的人用另一種心情咀嚼那個故事。在講求門當戶對的社會裡，總有人在門不當戶不對的境遇下被迫而死，只不過在過去的日子裡瘋癲的是李鳳姐那羣人物，而在今天却是安少爺和胡心保一類人物而已。

關於人與人相處之道，有些人喜歡莊子的那套辦法。莊子說：在一個水在乾涸的環境裡，魚們一起擠在爛泥中，彼此用相濡以沫。這雖然很好，但還不如在自在的環境裡，拋却人與人的切關係，而相忘於江湖。這種企圖是很令人嚮往的，問題是能不能辦得到？在陳映真的小說裡，我們可以看到得那些夢魘般的過去就這樣使得兩種兩種不同境遇的人無法「相忘於江湖」，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有找一些同一身世的人「相濡以沫」了。在白先勇的「臺北人」那部小說集裡，當年上海的紅交際花尹雪艷，不仍然是那樣「總也不老」；而他們的牌搭子、票戲班子……不又重組起來了嗎？可惜他們這種「人生在世如春夢，且自開懷飲幾盞」的生活，不過是無可奈何

的麻醉罷了。這樣，他們的「相濡以沫」，至多只是互相交換倦怠、無望而已，有甚麼新的意義可言。朱熹有詩說：「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如此，死水裡的生命能變換甚麼出來呢？所以那些風雲一時的人物固然在突破不了自己封閉的世界下走向死亡，就是在那種生活和社會裡長大的知識份子也因爲失却了理想、失却了對世界的關心而一步一步走近絕望。陳映真筆下的人物，正是如此：

子：

趙公突然沉默起來。他點起枝煙，忽然用英文輕慢慢地誦起泰尼遜的句

「Sunset and evening star

And one clear call for me!」

「學生問我：這個call到底是指什麼。」趙公接着說：「我就對他們說：『那是一種極遙遠、又極熟悉的聲音。』他們譁笑着說不懂。他們當然不懂！」

「是的。」我說。

「他們怎麼懂得死亡和絕望的呼喚？他們當然不懂！」

.....